

你应该阅读的

中国名家
经典散文

朱自清等 著
叶紫 主编

你应该阅读的
中国名家经典散文

朱自清 等 著

叶紫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应该阅读的中国名家经典散文 / 朱自清等著 ; 叶紫主
编.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500-2607-0

I. ①你… II. ①朱… ②叶…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近现代 IV. ①I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4596 号

你应该阅读的中国名家经典散文

朱自清 等 著 叶紫 主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杨建峰
责任编辑 余丽丽
美术编辑 松 雪 王 进
制 作 王 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4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607-0
定 价 4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55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散文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是最自由的文体，它不讲究音韵，也不讲究排比，更没有任何的束缚及限制。无数中外文学大师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多情悲悯的情愫、情怀，写下了无数字字珠玑、文采斐然、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现代散文的概念和内涵是鲁迅和很多的作家借助日本和英法等国的随笔体、絮语体、谈话体散文建立的。鲁迅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

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如鲁迅所说，中国文坛上“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的沉郁雄浑、朱自清的淳朴淡泊、沈从文的轻灵曼妙……这一时期的散文，可谓经典层出。经典的魅力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我们幸拥有了一批最伟大的经典散文，这是我们共同的心灵氧吧。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散文，不仅可以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和学习作者的写作技巧，而且还可以获得美的享受，净化心灵，陶冶情

操，提高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

好的经典散文，应该像一杯好茶，看着舒雅，品之润心。泡在杯里，茶叶慢慢地舒展开来，犹如一位翩翩起舞的少女，姿态优美，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力度之美，乐感之美；随之，那清清的水飘浮起一片淡淡的绿色，犹如一个顽皮的孩童很随意地划动彩笔，水就在瞬息幻化中，走向绿色的世界。一股淡淡的清香犹如袅袅升起的炊烟，撩拨起心中的欲想。于是情不自禁地品上一口，那几许苦涩，几许甘甜，从口中一直传至心田，从而净化我们的心灵，陶冶我们的性情。

中国经典散文争奇斗艳，异彩纷呈。为了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佳的阅读效果，我们在参考诸多名家推荐的基础上，组织编纂了这本《你应该阅读的中国名家经典散文》，所选作品都是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名家名作。这些作品或者是怀乡思远，心愿难了，婉转缠绵；或者是置身美景，赏心悦目，胸怀舒畅；或者是境遇变迁，感时伤世，忧国忧民；或者是赏玩爱物，历数细节，歌咏叹息；或者是缅怀挚友爱妻，生离死别，心绪奔腾。总之，囊括世事，情怀万种，一言难尽。这些作品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参考、学习、研究的范本，还能使读者领略到文学艺术的神奇魅力，从中汲取文学大师们的人生智慧。

散文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感染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改变着我们。阅读散文，使我们和名家做零距离的接触和交流，更在境界、品位和文采上提升自己，同时我们也能以名家充满真性情的作品为镜子，照见自己，了解自己，指导自己，找到为人处世的标尺，汲取更多的心灵营养，获取独特的审美体验。

2018 年 3 月

目 录

鲁 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 001

范爱农 / 005

忆刘半农君 / 012

纪念刘和珍君 / 014

秋夜 / 018

灯下漫笔 / 020

雪 / 027

风筝 / 028

周作人

喝茶 / 031

北平的春天 / 034

乌篷船 / 037

夏丏尊

白马湖之冬 / 040

胡 适

我的母亲 / 042

追悼志摩 / 047

许地山

落花生 / 056

叶圣陶

牵牛花 / 058

郁达夫

江南的冬景 / 060

故都的秋 / 063

林语堂

秋天的况味 / 067

徐志摩

翡冷翠山居闲话 / 069

茅 盾

白杨礼赞 / 072

王统照

青纱帐 / 075

朱自清

春 / 078

荷塘月色 / 079

丰子恺
怀李叔同先生 / 083
庐 隐
月下的回忆 / 091
我愿秋常驻人间 / 095
老 舍
我的母亲 / 097
苏雪林
中年 / 103
冰 心
小橘灯 / 114
往事（二） / 117
俞平伯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 120
鲁 彦
杨梅 / 127
贾祖璋
萤火虫 / 131
沈从文
桃源与沅州 / 135

梁实秋
雅舍 / 142
钟敬文
西湖的雪景 / 146
巴 金
鸟的天堂 / 153
怀念萧珊 / 156
林徽因
一片阳光 / 170
吴伯箫
菜园小记 / 175
陆 蠡
囚绿记 / 179
陶 铸
松树的风格 / 182
艾 青
忆白石老人 / 185
萧 乾
初冬过三峡 / 193

杨 绛

老王 / 198

季羨林

回忆陈寅恪先生 / 202

何其芳

雨前 / 214

孙 犁

老家 / 216

亡人逸事 / 218

冯亦代

向日葵 / 223

黄苗子

不会老的小丁 / 226

严文井

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 / 236

碧 野

天山景物记 / 245

刘白羽

日出 / 253

秦兆阳

造屋记 / 257

罗 兰

寄给梦想 / 264

黄 裳

前门箭楼的燕子 / 269

冯 牧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 272

秦 牧

海滩拾贝 / 278

张爱玲

爱 / 284

汪曾祺

昆明的雨 / 285

胡同文化 / 288

峻 青

秋色赋 / 293

黄永玉

太阳下的风景 / 299

茹志鹃

故乡情 / 320

文洁若

林徽因印象 / 325

宗 璞

废墟的召唤 / 334

紫藤萝瀑布 / 337

余光中

听听那冷雨 / 340

陆文夫

姑苏菜艺 / 347

李泽厚

悼朱光潜先生 / 353

流沙河

蟋蟀国 / 356

王 蒙

行板如歌 / 366

苏州赋 / 370

冯骥才

珍珠鸟 / 373

三 毛

梦里花落知多少 / 376

席慕容

心灵的对白 / 393

贾平凹

祭父 / 397

秦腔 / 407

毕淑敏

素面朝天 / 415

铁 凝

女人的白夜 / 418

尹相涛

悼念木心先生 / 423

木香花的春天 / 426

漂 / 432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是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

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绝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哪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喏~~~~……”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

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范爱农

鲁迅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劈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恩铭被 Jo Shiki Rin 刺杀，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

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啰。”他说。

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于是又争起来。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乘了航船进城来。

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

“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

“你那时之前，早知道我是谁么？”

“怎么不知道。我们到横滨，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么？”

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座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

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

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哪一回。让坐时喧闹，检查时幽静，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爱农，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 是谁的？”

“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

“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

“谁知道呢？ 你问她去。”

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的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问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

我答应他了。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发起人诚然是三个。五天后便见报，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

果然没有来杀。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

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却使我很为难。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我道：